

10年前,揭西人差不多都迁出来做生意了,华强北是他们的主战场。与生来命好的本地佬不同,他们起居简单,楼下开店,二楼阁子里住着一家几口,直到后来,才陆续搬进市场两侧的楼房里。

欧阳雪既不是揭西人,也不是广东人,只是随着老公陈家好到了这里居住,一住便是十几年。街上还不怎么繁华的时候,欧阳雪就认识陈水一家了,可以说,她是看着陈水老婆从一个枯干女孩变成肥胖女人的,并且牢牢记住了陈水老婆的各种样子。

变成肥胖女人期间,小街外面起了很多高楼,把原来的这条小街包裹在最里面,外人很难看到。尽管外面变得天翻地覆,里面过得倒还安稳,家家户户尽情享受着城中村的各种便利。

“人家有名字。”陈家好听欧阳雪这么称呼人家的时候,会提醒一句。他不满意欧阳雪总是陈水老婆陈水老婆叫。他认为,在华强北,欧阳雪受尊敬的程度远高过其他,也包括高过自己。他们老师老师地叫着欧阳雪,何等荣耀啊。有了难事,上门向欧阳雪请教。问的不仅是孩子教育,升学考试之类,还包括家庭内部各种大事小事。欧阳雪嘴上不说,心里很是享受,所有这些都让小户出身的陈家好脸上有光。虽然个别时候,他认为欧阳雪被华强北人惯得自以为是。好听点是认真,难听点说是好为人师,总想教育人影响人。只有他明白自己的老乡不是那么好改造的。

欧阳雪没等到陈家好说话,便显出敌意,“这么叫她最合适。”说完,她显出了挑衅的神情。

欧阳雪原来也住在华强北,只是半年前,她打发了租客,把家搬到了松坪山的保障房里。为这次搬迁,她和丈夫陈家好冷战大半年,陈家好不满地说,“你不是说管理费交得少,菜和生活用品比哪儿都便宜,连路都不用走,打个电话,就有人给你带回来,不用去闻市场的味道吗?”他们楼下便住着一个卖肉的。

欧阳雪不解释,发出通牒,说如果不搬,就给女儿转学。

陈家好急了,学校可是大事,处理不好,安定团结的生活都将打破。

平时欧阳雪喜欢使使小性子,表面上逞能,偶尔发发牢骚,内心里还是很善良的。几年前,她所在的中专不开美术课了,没事可干,人又沉不住气,转到了文化馆。只是上班没几天,她便后悔了。不仅工资少了许多,主要是她想学校了。闭上眼,她就能想起那些学生。

欧阳雪大动干戈,陈家好不明其意,也不敢再问。之前吵架,欧阳雪不会把话说得这么狠,比如,如果不搬,便各过各的。

陈家好想了几天,看还是没转机,只好投降了。他用一个地方住太久,需要换换,安慰自己。可他心里愤愤不平,他觉得失去的不仅仅是麻友,还有生活习惯。平时,陈家好的老乡陈水每个周末都约他打几圈。他在老婆欧阳雪的冷脸子中半推半就跟着去了。半夜的时候,蹑手蹑脚开门,进客厅,再到洗手间轻轻洗漱。想到宵夜时进到胃里的那些牛肉,忍不住哼起了小曲,浑身透着舒服。所有这些,都将随着搬家而消失,毕竟要去的地方,人生地不熟。每天早晨一睁眼就心烦。在他心里,什么地方也不如华强北舒服。

陈家好和欧阳雪是大学同学,尽管不在一个系,但彼此很有好感。陈家好是广东人,老家在偏远的粤东,直到毕业两人才确定关系,并采取了折中的方法,一块儿到深圳。陈家好进了事业单位,做起了朝九晚五的小职员,欧阳雪则当了老师。陈家好以前没有认真打量老婆,平时欧阳雪要说什么,做什么,他闭着眼睛也知道,根本不用琢磨,也没花太多心思。每天吃的好,睡的香,除了股票,其他事一律不关心。现在,陈家好发现欧阳雪不仅老了,连代表浪漫的刘海儿也没了。过去,欧阳雪为了与华强北人以示区别,黄昏的时候,别人在过道玩麻将或是聚在一起说家常,她会穿上修身的长裙,把头发搞成舞蹈演员通常梳的那种发髻,或者把两鬓的头发垂下两缕,后面梳成一条麻花辫,出门了。

有人问,“老师这么晚了还出去呀?”

“看话剧。”或者答,“去何香凝美术馆。”

这么一来,问的人便不好再接话。欧阳雪心里面笑,不懂了吧,没文化吧,她猜这些人这辈子也未必看过话剧,何香凝这三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。不过,她相信在自己的影响和渗透下,华强北迟早会与过去的低级趣味告别。

在左右两侧的注目下,她挺直了身子,昂着头,出了华强北。

站在华强北之外的大街上,她突然很迷茫,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。她并没有去什么剧院,或者美术馆,她太久没有进过剧院了,除了票价太贵,也没有伴儿。至于美术馆在什么地方,她更是不知。再后来,情况发生了变化,街上的人有事没事会就欧阳雪的服饰说几句。

“陈家好,你老婆是少数民族吧,这下你好喽,还可以多生几个啊。”老乡们站在两边的铺子里跟他说话。

“是啊,真想多几个人喊我爹呢。”陈家好嬉笑着。陈家好通常不用停下脚,继续向前走,或是跟铺子里的人搭两句话。有时会停下脚接过递过来的烟,点着火,再接着走。一条街都是熟人,每天下班总有人和他搭话。

“陈家好,你老婆的腿怎么了,是不是O型呀,一天到晚不穿短裤,这么热的天。”听到这些话,陈家好也不知道怎么答,只好笑笑,或是跟老乡挤下眼睛,暗示对方别说了,欧阳雪在后边呢。欧阳雪当然听到,她快气死了,自己精心打扮的文艺范儿,被这帮小商小贩说成什么了。本是想让他们明白,睡衣短裤拖鞋只能在室内穿,什么是波希米亚什么是学院派。

想到他们本来就是城里人,便有些同情他们了,觉得这些人可怜,这么大了,还什么世面也没见过呢。尽管她从心里不喜欢他们那口家乡话,脚上的人字拖,背心短裤那副随便样。平时坐在电梯里,看见他们大声喧哗,她会侧过脸,表现出不屑,旨在教育这些人,什么是公共场所应有的礼貌。

她用余光瞥了下那个一身名牌拎着LV包的女人,心想,你怎么不把人民币贴在脸上呢。

华强北

□吴君



她的眼睛不看别人,只对住了电梯门。谁知,门一开,上来一个更俗的,过时的蓝眼线,搭配着黄头发。欧阳雪皱了下眉。她没有掩饰眼里的不屑,跨过电梯里的一摊水,冲出门,那是谁家孩子憋不住,索性尿在了这里。有时一个年轻的母亲可以领着两三个孩子,脸上洋溢着幸福,宛若一个将军。所有这一切,都让她心烦,怒其不争。尽管如此,她还没有强烈的搬家念头,直到后面发生了一些事。

3月份的时候,她在新开通的地铁上,接到了魏建飞电话。当年,家境并不好的魏建飞资助了两个贫困生,让欧阳雪对他生出了情愫,暗恋上已婚妻子的魏建飞。那时候,魏建飞无论做什么,她都欢喜。尤其是魏建飞不畏权势,给领导提意见,提出不要占用学生资源搞培训这件事,让她心头一震,她觉得魏建飞真是个男人,了不起。她反思自己,感到了羞愧。魏建飞离开学校前,欧阳雪给他写了一封信。虽然没写名字,却暗示了自己是谁。然而一直没等到对方消息。到了深圳那一年,她打听到魏建飞的联系方式,给他寄去了一件风衣和600块钱。她听说魏建飞的情况非常不好。之后,她开始准备结婚的事,她不想给自己机会了。

欧阳雪没想到魏建飞也到了深圳,还进到教育部门,当上领导,分管她原来那所学院。魏建飞在电话里说,自己报到了,人生地不熟,到时还得向她请教呢。欧阳雪语无伦次,“好啊好啊,放心吧。”放下电话,她在脑子里想着,应该带他去哪里呢。深南大道,那里建的比电影里的欧洲还气派。可是,再美再壮观,好像都和她无关,还可以考虑白石洲。低矮破旧的房子,和内地的小县城一样,只是这里又不太像深圳。想了半天,觉得都不合适。作为老深圳,怎样向他介绍这座城市呢。天价楼房,正在开发的前海、比香港还要贵的生活用品……不然就说说自己。说自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城市里,心还没有变,当年的坚持都还在。想到这儿,她的心里生出了委屈。因为有魏建飞在那里比着,欧阳雪一直看不上自己的生活。这么多年,只要想起魏建飞不向世俗低头的样子,欧阳雪就会恨自己虚度了光阴。

欧阳雪一整天都晕晕的,到了家里也掩饰不住,做饭吃饭也想唱歌。她突然觉得很快乐,在深圳也不那么孤单了,哪怕整个华强北都不懂她,也无所谓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她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忘记这份感情。

魏建飞到深圳的事,她并没有跟陈家好提,虽然魏建飞没做过陈家好的辅导员,可按辈分,算是老师。当年欧阳雪喜欢魏建飞的事,陈家好未必不知。说多了怕麻烦,所以也就不提了。这么一来,欧阳雪就后悔太早离开教育系统,不然,两个人离得会更近些,有许多东西可以交流。

没想到,魏建飞到了大半年也没找欧阳雪,好像他已经不需要欧阳雪教他什么了。直到听说魏建飞住院,事情才有了转机。欧阳雪决定让陈水老婆陪自己去,一是陈水家刚买了汽车,魏建飞住院的地方在广州。第二个原因是,陈水老婆对欧阳雪很崇拜,欧阳雪想让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女人看看,她这个层次的人怎么谈话,谈什么,她有炫耀的意思。见面后,魏建飞显得很亲切,又回到当年一样。欧阳雪特意带了几本书过来。魏建飞见了很高兴,说,“太好了,很久没读书,面目可憎了。”欧阳雪听了,心里舒服,娇嗔道,“嗯,差一点就可憎了。”她觉得魏建飞一定能听得出来她的意思。

因为不能走动,魏建飞拿了一个山竹放到欧阳雪手上,又叫欧阳雪把果盘端过去,拿给陈水老婆吃。说洗过了。陈水老婆听了,主动站了起来,慌里慌张地走上前,挑了最小的一个攥在手里,便坐回原处了。欧阳雪只好再互相介绍一次。尽管认识了,陈水老婆还是插不上话,连应付的笑都接的不是地方。看见这个情景,欧阳雪心里很是得意。

她和陈水老婆并排坐着。对着灯光下魏建飞闪闪发光的镜片,欧阳雪微笑,不再说什么话,觉得魏建飞把她当成自己人了。她看了眼陈水老婆,因为太紧张,陈水老婆手里的水果已经被捏变了形,渗出的紫色果汁染到了手上。

回来的路上,欧阳雪突然感到之前的生活太粗糙了。狭窄的房子里堆的除了生活用品,什么都不能放,那些出差带回的小玩意儿只能堆在床下,她梦想的书房用一个小书架就打发了,其他事情更不要提。

到了第二次去看魏建飞,还是陈水老婆开车。这次欧阳雪带了两张话剧票,是台湾导演赖声川的作品,地点在南山海岸城。半个月以后才演。算好了,那时魏建飞已经出院了。

也许是家属来了的缘故,这一次,魏建飞话不多,虽然已能走动,但一直坐在床上。医生来查房的时候,她们便告辞出来了。

刚回到车上,陈水老婆就说要去趟洗手间,让欧阳雪等一下,说完便下了车。

过了一会儿,欧阳雪看她还没出来,便也想方便一下,因为回到深圳还要一个多小时。想不到,刚拐进走廊,就见到魏建飞和陈水老婆有说有笑从病房出来。

她用余光瞥了下那个一身名牌拎着LV包的女人,心想,你怎么不把人民币贴在脸上呢。

欧阳雪吓了一跳,赶紧退回来,跑到车上。

很快陈水老婆也上了车。欧阳雪以为她会解释几句,结果她只是对欧阳雪笑了笑,什么也没说。

欧阳雪不敢相信会变成这样,更无法想象魏建飞能看上陈水老婆。可她清楚看见了这一幕,魏建飞脸上的笑容她还记得,陈水老婆完全变了个人,样子非常妩媚。

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,魏建飞也早已经出院。欧阳雪主动约了魏建飞,原因是技校和中专合了,重新开了美术课,开始在网上招聘,她还是想回去教书,希望魏建飞出面跟学校打个招呼。

在外面等了20分钟,才得以进去。见魏建飞办公室有些凌乱,地上还有打包用的塑料绳,欧阳雪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,笑着说,“今天刚好有时间,我帮你整理吧。”

魏建飞站了起来,搓着手说,“不用不用,哪好让客人做事。”

欧阳雪留意到对方有些脸红,觉得魏建飞还有书生气。她打量这间宽敞的办公室,目光落到了台面上。她先是拨开桌上的一小块地方,随后,从包里掏出一个端砚,摆上去。她退了两步,声音对着魏建飞说,“去肇庆旅游带回来的,买的时候,还不知道你会来,好了,这下派上了用场。”

魏建飞变得紧张起来,他绕到桌子前,弯身拿起欧阳雪的礼物,说不用客气,自己有。欧阳雪不肯退让,说,“就是送给你的,难道我还要拿回去吗?”

对方停在原地,显得有些为难。想了下,突然转身从柜子里拿出另一个砚台,说,“这个更好,是黄山产的,留作纪念。”

纪念什么呢,他和她跟黄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再坐下来的时候,两个人都沉默了。又过了会儿,欧阳雪想着既然来了,索性就提出想回学校的事。

魏建飞说,“你现在挺好的嘛,搞艺术很神圣,真是羡慕你,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样自由自在啊!”

欧阳雪听了,对魏建飞笑了笑,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。这时,她突然想起了陈水老婆,说,“您身体现在没事了吧。”没等魏建飞说话,欧阳雪又提示一句,“上次和我一起去医院的那个女人,还记得吗?”

魏建飞并没有接欧阳雪的话,只是看了看墙上的时钟,显出不耐烦。

外面的太阳很大,把欧阳雪烤得快要化掉了。她捧着这个沉甸甸的礼物,停在了巨大的玻璃门前。她看见涂了粉,画了眼影的自己,难受了。她确信了自己的猜测,陈水老婆勾上了魏建飞。如果不是,为什么两个人都闭口不提呢。

她有什么好呢,不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,俗不可耐,遇见读书人就紧张的小贩吗。欧阳雪想起陈水老婆手上那紫色的果汁。

面子和希望都没了,她恨死了陈水老婆和华强北。

杜鹃花开得正当时,春天一到,便急不可待钻进了华强北各家的阳台上。被这些花引来的鸟,躲进旧空调的隙缝里安了家,每个早晨叽叽喳喳叫的时候,各家已收拾停当,卷起门帘,准备迎客了。

陈水一家做的是小生意,店里面挂着从东莞太平一带批发回来的衣服和裤子,门前摊放着内衣和各种袜子,还有些中小学生或打工专用的小镜子、小梳子、发夹之类,不远处的冰柜里放有饮料和雪糕。左右几家小店分别经营文具、日用品、小五金,最大那个铺头,有两口锅,煮的是牛肉粉。

两家本来友好,有陈家好和陈水做过小学同学这一条,便很亲了。何况刚搬来的时候,常常聚在一起搭伙做饭。陈水老婆鱼头煲做得好吃。陈水做的海粒饭不会差过华强北任何一家大排档,尤其是放上一些沙茶,可以让欧阳雪吃得直喊肚子胀。看着老婆这么喜欢吃自己的家乡菜,陈家好心里得意,尤其是女人坐在小矮凳上那个样子,完全不像大学毕业,喜欢高尚生活的小资,倒像一个喜食人间烟火的女人了。这么一来,他就很感谢陈水和他的老婆,用一些粗茶淡饭就把欧阳雪打回了原形,不再那么端着了。

有那么几次,因为早到,离做饭的时候还早,欧阳雪便帮着陈水老婆看店。欧阳雪劝客人买,几个人都买了,奇怪的是,连价也不回一句。那一天的营业额比前几天都好,陈水老婆笑着说,“还是老师的口才好,他们信你的话。”

欧阳雪笑着,眼里全是得意,“那是啊,要看是谁做啊。”

这些事情到了现在,欧阳雪不愿意想起来,更不愿意陈家好重提。尽管两个人都到了有点爱怀旧的年龄。可她觉得当年是自轻自贱,堂堂一名教师,去给人家看小摊,有什么可得意呢。她更不愿意回想在陈水家厨房外,嘴馋的样子。那时候她怀孕了,特别想吃陈水老婆做的饭菜。每天一下班,就厚着脸皮站在店铺前,盼着陈水老婆忙完手上的事儿,早点下厨。

每次陈家好把话题拐到这里的時候,欧阳雪就会喝道,“不许提那些破事。”

“你别忘了,你怀孕10个月,至少有5个月

在人家吃晚饭。”陈家好一边给花浇水一边说。

那时候,陈家好也跟着沾光,吃得脸上泛着油光。他最多拿家里的好茶,算作补贴。“是不是因为不花钱啊,我还记得你特别能吃。”

陈家好想跟欧阳雪开玩笑,结果碰了一鼻子灰。欧阳雪黑着脸,“那又怎么样,我没给他钱吗,她家的衣服、化妆品,哪个便宜了,骗我买一瓶就能赚六七十。最不要脸的是当年,还让我站在柜台上给她推销假货。”

“不是人家让你做,是你觉得好玩,新鲜。”陈家好做了纠正。

欧阳雪一时无语,过了一会儿,指着自己的脸说,“你看看,被他们家的产品弄成了铅中毒,花多少钱也补不回来了。”

陈家好安慰道,“你那是妊娠斑,再说,年纪大了用什么都不行。”

“放屁,孩子都多大了,我还妊娠斑,你和他们是不是想合了伙害我啊。”此刻,欧阳雪的脸已经变了,她痛恨陈家好不帮自己说话,反倒向她推搡假货。

陈家好不敢开口了,欧阳雪像一个胀满的汽球,随时会炸开。他明白了,之前的欧阳雪,温文尔雅,原来是把不满和怨恨都藏了起来。是妊娠斑还是老年斑,这么一想陈家好竟有些害怕了,老婆虽说才35岁,但是现在污染严重,到处用激素,熟得早,老得快,更年期提早也不足为奇。自己需要温良恭俭让,再不能总想着打麻将、吃宵夜了。搬就搬吧,反正没出深圳,又不是搬到外省去,他在心里安慰自己。

没想到,搬家后的第一个夜晚,欧阳雪就从被窝里把手伸出来,湿热的呵气吹到陈家好脸上。

刚开始,都还平静。只是快结束的时候,才让陈家好担心。像是为了刺激欧阳雪,只考进普初的女儿,趁大人说话,拿了欧阳雪的手机,躲在一旁玩游戏,还像大姐姐般随着游戏大叫。反过来,陈水的两个孩子倒是各自拿着一本书在读。陈家好偷偷看了眼欧阳雪的脸,觉得事情不妙,开始后悔让两家见面的这个提议。

终于,欧阳雪说话了。她笑着问陈水的儿子没户口,怎么进了重点校。重点学校应该受户口、社保、计生证明的限制。

想不到,这个敏感的考题,在别人还没听清之际,被老公陈家好抢答了,“人家早有户口了,当年出来人家做生意,赚了钱就买了带户口的房子,蓝印变红印。”喝了一口茶,他又得意地说,“如果再想要一个,大不了去香港生,多花点钱,又不是什么难事。”

欧阳雪说,“学校呢,毕竟是省重点,不比那些私立的,有钱就能进。”她狠狠看了陈家好一眼。

“这确实麻烦,不过公立私立都少不了花钱,还要谢谢你帮我牵的线呢。”陈水老婆笑了。

欧阳雪愣了,想起医院门口的事,清楚对方在说谁,冷着脸问,“难道他会收你的钱?”担心老婆再引出事端,陈家好急于把火惹到自己身上,他故作潇洒地说,“这很简单,花钱办事嘛。”陈家好似乎成了陈水妻子的代言人。

“不可能!”欧阳雪说完这句,便站了起来。那一刻,房间安静了,不远处的孩子停下了手里做的事。

陈水老婆见状,也起了身,劝道,“不是